

济宁人老照片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激情燃烧的城市

赵志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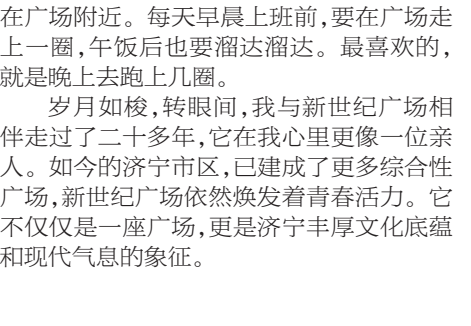


怀念一座城，因为城里有我难以忘怀的人，更是因为小城见证了我激情燃烧的青春。那年，骑着“大金鹿”来到号称嘉祥南部山区的纸坊，开启了我的高中生涯。学校大门口没有悬挂着某某学校的牌子。两扇钢筋大门，稳稳地挂在两座高大的石头垛子上。两米多高的院墙，全部是这个小镇的特产——天青石垒成。校门口东西两侧，五六棵粗壮的白杨树掩映着大门。校园里满满的足有三层楼高的槐树、泡桐，笼罩着排排瓦房——教室或者办公室。整个学校接近百亩，依山建造，地势呈阶梯状，由南向北步步高。对着大门的路，直通到非常平整的大操场，有着一排排单双杠、篮球架、沙坑。大操场向上，就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。无数个月亮下，我和家忠漫步在这里。那时，书信是生活的庸常，邮局就在离校三里路的镇上。那天中午，我和杨姓同学去邮局，回来时过“上五岭”。那是一段非常陡峭的山路，与地面少45度夹角，路程足有五里。我

2001年，我正读大一。就要放暑假的时候，家里打来电话说，济宁市区新开放了一处大型广场，非常漂亮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，因为大型综合性广场，是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。原来总羡慕济南的泉城广场，如今我们济宁也有了自己的广场，我感到自豪。第一次来到新世纪广场，就被它的壮美震撼了。南入口是两根耸立的汉白玉擎天柱，雕刻着腾飞巨龙。周围环绕着八根浮雕石柱，刻画了济宁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。石柱中心地带是一座日晷，刻有十二时辰，象征这座历史文化古城的沧桑变迁。

沿日晷中轴线向北，是一组梯形状的泉池，汇聚成一处大型音乐喷泉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伴随着绚丽的灯光和优美的音乐，喷泉变换着水花，像盛开的花朵，起伏的冰山，抑或唯美的舞者，腾飞的巨龙。喷泉周围争奇斗艳的花朵，娇美动人。水的清新和花的芳香汇成一股清流，置身其中，仿佛世外桃源。广场种植了各色花草树木，尤其是春夏两季，百花争艳，绿树成荫。第一次见到新世纪广场，我就被深深的吸引。如今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里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上大学时，每次放假回来，都会第一时间去广场走走，就像久别重逢一样亲切；临近开学，也要去广场看看，像亲人的依依不舍。

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里，偶然看到一本杂志，竟是新世纪广场全景图片做了封面，既亲切又兴奋，忙向周围的同学介绍。大家都竖起大拇指，让我特别自豪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济宁工作，单位就在广场附近。每天早晨上班前，要在广场走上一圈，午饭后也要溜达溜达。最喜欢的，就是晚上去跑上几圈。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我与新世纪广场相伴走过了二十多年，它在我心里更像一位亲人。如今的济宁市区，已建成了更多综合性广场，新世纪广场依然焕发着青春活力。它不仅仅是一座广场，更是济宁丰厚文化底蕴和现代气息的象征。



傍晚下班的路上，戴着口罩也闻到阵阵浓郁的爆米花味。路边一溜共享单车，紧靠着一面墙，老者支起了爆米花的摊子，铁皮围成的火灶，葫芦状的铁炉，破麻布袋里热气腾腾。旁边有塑料袋分装的爆米花，当街摆卖。熟悉的味道，不是陪爱人到电影院、带孩子去公园买的黏糊糊的菠萝味，而是天然、纯净，带着烘烤的香味，透着一股——儿时的味道。小时候，经常来我们村爆米花的是，邻村一个姓孟的人，常年走街串巷，以爆米花为生。我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他约摸三四十岁，看上去好像六十岁了。脸黑黝黝的，胡子总是又长乱，又浓又密，像冬天北风刮过的枯草，嘴好似长在乱草中的一个洞穴。头发更加蓬乱，藏着几粒米花或者煤渣，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，因为头发也是花白的。走到一个村，老孟先在街上吆喝一通，找

俩正说着走着，一辆熄火滑行的拖拉机呼啸而至，在我们四五米的地方一下子翻车了，驾驶员被压在车头下面。我们高喊：“快来人！救人！”这时，路边烧石灰窑的人拿来撬杠，我双手抱住驾驶员的腰，吃力地把他从轮胎下面拖出来，鲜血染红了我的白衬衫。在一个春天的中午，我和杨姓同学去宿舍前洗衣服。山路两旁火爆着枸杞子的嫩芽，我们正向上走着，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。原来，杨姓同学的父亲得病了，需要人照顾。从那个中午，三十年过去，我再也没见到那个同学。只是，他宽宽的长满青春豆的古铜色的脸，时常在我清晰的记忆里。小镇每隔五天一个会，阴历逢五、十是固定的赶会日子，也是我和家忠挑选旧书的美好时刻。旧书市场在镇政府对过，《十月》《大众电影》《报告文学》《收获》《解放军文艺》等杂志，非常整齐地摆放着，书摊足有五六米长。《红高粱》《绿化树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《唐山大地震》，就是那时读到的。初到小镇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一次去派出所对过的理发店，正理发呢，老板突然问，伙计，你在这里上学还是教学？我无地自容，是我浓密的胡须把我加了好几岁。17岁在农村上高中也许正好，但在城市肯定是大龄青年。高一的时候，大部分从县城或者附近市里来的男女学生，就显得秀气许多，尤其是饭量。食堂的馍馍需要一周一订，有的每天1—2—1，有的2—3—2，还有的1—1—1，而我和一位郭姓同学的订量，就显示了年龄不同：2—5—3，每天10个馍馍。一次午



东汉名臣杨震的故事，千年来一直流传于华夏大地，成为一代代官员廉洁、慎独、自省样本。这就是出自《后汉书》的杨震暮夜却金。说的是杨震四次升迁，先后担任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。调任东莱太守，路过昌邑时，曾被他人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，正在昌邑县令任上。王密怀揣十斤金子，夜晚拜访恩师。杨震说：“我了解你，你却不了解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王密说：“这么晚了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”杨震说：“天知道，神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！”王密听后，羞愧地离开了。故事的发生地——汉代的昌邑，在今天的哪里呢？

据记载，昌邑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秦代“楚汉之战”，汉代“七国之乱”都曾发生在这里。战国至魏晋时期，昌邑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冶铁贸易中心。西汉时期，昌邑是全国49处从事铁器生产的官办工业中心之一，达到发展顶峰。《汉书》记载，昌邑从事冶铁生产的工役就有280多人，东汉后开始走向衰落。隋唐时期，昌邑为县，宋代降为镇。元末明初，黄河几次决口，这座西汉古城被掩埋在厚厚的黄土之下，仅留下城廓残垣隐约可见。据记载，明清时期，每当阴雨天，人们仍然隐隐约约看到城廓形：城门、城垛、垣墙、宫殿、亭台、楼阁，甚至街上的人来人往、车水马龙，被当地村民称作“潮城”，也就是著名的“昌邑烟雨”。《忆秦娥·昌邑怀古》中写：“烟雨歇，漠漠故城雄关锁。雄关锁，残阳晚照，汉家陵阙。楚汉交兵流碧血，酈商冲锋泣壮烈。泣壮烈，彭王略地，千古英杰。”

据史料记载，昌邑，春秋战国为邑，秦为县，西汉为郡治，东汉兼属兖州刺史部。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，把全国重新划分为十

济宁我家乡

黑脸的爆米花的人

田守勇

个宽敞点儿的地方停下板车，支起炉架，点上火，闷上炭，任由煤烟扶摇直上，他顾自掏出长长的烟锅填满烟叶，熏黄的大拇指压一压，点燃，悠然地抽。走过的一些村庄，老孟几乎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小孩子听见吆喝，端着米径直到那个地方就行。不到一锅烟工夫，炉架就围了一圈的孩子，用葫芦瓢、破瓷缸端着黄澄澄的玉米或白花花的大米，瞪着眼睛盯着他的烟锅或明或暗。人来得差不多了，闷着的炭火烟少了，火苗试探般地蹿上来，像个害羞的孩子。一袋烟也快燃到底了，老孟把烟锅在鞋底上一磕，叫一声“排队，排队”，一边拿铁桶揭开炉火，一阵黑烟轰然腾起，炉灶里就闪出一尺多高的火苗来。把米倒进铁炉，戴着露出指头的破手套，在炉沿上一抹，拧紧盖儿，架在炉火上。老孟坐了矮凳，左手拉动风箱，右手旋转炉子，身子前后俯仰，头稍稍右倾，盯着炉火，一脸的安详，好像身边的喧闹与他无关。风箱“吧嗒、吧嗒”，火苗一起一落，炉架“吱扭、吱扭”，一唱一和，一辈子不变。小孩子

饭后，郭姓同学邀我在食堂门口又干掉5个白馍馍。学校后边的山叫鹰山，1988年学校成立了鹰山文学社。因为出版的刊物是蜡纸刻版的《鹰山文学报》，指导老师把报头改成《英山文学报》。学校周边是肥沃的山地，每到春天，整个学校被金黄的油菜花包围着。山顶是片片杏林，每逢周末，学生们拿着书本留恋其间。校东一里许，有一片梨行，近百亩，我和家忠常在春天的雪白里背诵古诗词。学校东南五里许，有闻名世界的武氏墓群石刻，每块石头记录着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，堪称世界瑰宝。每次晚饭后，总喜欢去学校西南角面粉厂一转。每次从家里带着麦子，卖到面粉厂的时候，总会遇到一张阿翁的脸。俏黄蓉是这个面粉厂的过磅员，单据上是俊秀的字体，还有着轻轻的声音，俊俏的脸蛋，小巧玲珑的身材，整个一翁美玲。高一的时候，最喜欢和邓同学趴在后窗看小嘎，看她轻盈地走在石板路上。“小嘎”是我和邓给八级学姐起的名字，她常穿一身青色的衣服，时尚的萝卜裤，束腰上衣，羊角辫翘向天空，脸上布满阴云，时常一个人走在青石板上，高跟鞋发出清脆的“嘎嘎”声。几十年来，每次和邓喝酒，总提起小嘎。听同学说，她在东北，不知道东北可有青石板，不知道她的步履还那样清闲吗？脸上的阴云散了吗？悠闲的生活在高二戛然而止，学校规定每4个星期过一次周末。在这个宝贵的节日里，

地名杂访

杨震“暮夜却金”之地今昔何属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四州，设十四州刺史部。始设兖州刺史部，治所设在濮阳，辖山阳郡、东郡、陈留郡、济阳郡、泰山郡、东平郡六郡国。建武十一年（公元35年），兖州治所在昌邑（今山东省巨野县昌邑镇），下辖陈留、东郡、任城郡、泰山、济北郡、山阳、济阳、东平八个郡国。可以看出，汉代昌邑是兖州刺史部管辖范围。随着朝代变更，区域划分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古兖州和今济宁市兖州区，古昌邑和今菏泽市巨野县昌邑镇，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。按现今的地理位置划分，被挖掘出的“昌邑故城址”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大谢集镇。打开手机地图，搜索昌邑故城址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此地距离巨野县38公里，距离济宁市金乡县张阁村等村落，仅有7公里左右。在遗存下来的汉代等朝代的地图中，不难发现，古昌邑大致应在今天的济宁市金乡县、嘉祥县部分地区，与菏泽市巨野县的部分地区共同组成。理清古昌邑范围之谜，必须要提到西汉昌邑国。

昌邑国，西汉封国，国都昌邑。汉武帝天汉四年（公元前97年）始置，汉宣帝本始元年（公元前73年）国除，更名山阳郡，共存二十四年。而济宁市金乡县的县名，有一说便是起源于西汉，以山得名。汉武帝天汉四年（公元97年），封其子为昌邑王，十一年薨。葬于高平山，初在山东墓，得白兔，以为不吉，更葬山南，凿而得金，故改名曰金乡山，县名自此始沿用至今。为昌邑王凿墓，意外凿得黄金，所以才叫金乡。一国之王，会把自己的墓放在别的国家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这也印证了古昌邑与今天济宁市金乡县的关系。说暮夜却金的故事发生在济宁市金乡县，还有一个佐证。《后汉书》写“当之郡，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”。黄金十斤换算到现在是多少钱？有人计

算过，大概是人民币上百万。一个清官县令，怎么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出如此巨额财产送人？这同样是个千古谜团。或许，对此的解读可以和昌邑王凿墓出金联系起来。正是由于古昌邑地处如今的金乡地区，盛产黄金，才让王密有了足够多的黄金送给杨震。杨震清正廉洁，两袖清风的情操，让一代代人为之折服。那么，这个发生在夜间的故事，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？王密会和别人说他向恩师送礼的事情吗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杨震是高风险节的名臣，更没有必要为了扬名主动传播此事。明代莱州知府胡仲谋编纂的《邑志佚文》，有对此的解释。据说，胡仲谋是在读杨震四十六代孙、元朝至顺年间定海侯、莱州人杨春《札记》时，知晓了其中端倪。《札记》中记载，杨震暮夜却金时，恰巧仆人魏南羊在隔壁听到了这件事。胡仲谋由此认为，杨震暮夜却金故事的传出，与王密、杨震没有关系，而是魏南羊所为。这正应了那句老话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。当然，许多历史故事有没有发生过，到底发生在哪里，如今都变得难以捉摸了。而读史可以明智，如古方能鉴今，通过暮夜却金的故事，我们知道了应该怎样恪守内心，这才是历史故事最重要的意义。



来一炉提价二角、五角。糖精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一两粒就能把满炉子的米花搅得很甜，不像是白糖，要一勺才行。但后来糖精就不再用了，据说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外出上学假期回家，有时还看见爆米花的老孟，他坐在那儿，不变的装束，不变的神色，寡言少语，机械地做事，只是又显老了些，爆米花的价格变成了一块钱。老孟有两个儿子，相差两岁三，相貌几乎一样，胖乎乎的，脸黑黑的，眉毛尤其黑，越发显得眼睛明亮，特别大，挺俊秀的，有时跟着他出来爆米花，帮他拉风箱，扯着嗓子喊“响了”。响的时候，自己也不躲开，站在一边看。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混熟了，也跟着一起奔跑打闹。几年后，他们的母亲改嫁到邻村，他俩也常到孟家那儿去。老孟有时也去那个村爆米花，一脸安详地摇动炉子，噙着嗓子大声叫“响了”，依然在夜深人散后，收拾炉灶，拉着板车，静静地回家。听说后来他大儿子就子承父业，一个人各处去爆米花，到了找对象谈婚事的时候就出外打工了。于是老孟重操旧业，还是那一套家什和物件，一直没变过。每逢在熙攘都市里看到一袋袋米花，嗅着甜丝丝、焦糊糊的香味，就想到老孟那一脸的安详，想起两个小孩黑亮的眼眸，想起我们排队时的那份焦急等待，想起许多人的成长与嬗变。



来一炉提价二角、五角。糖精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一两粒就能把满炉子的米花搅得很甜，不像是白糖，要一勺才行。但后来糖精就不再用了，据说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外出上学假期回家，有时还看见爆米花的老孟，他坐在那儿，不变的装束，不变的神色，寡言少语，机械地做事，只是又显老了些，爆米花的价格变成了一块钱。老孟有两个儿子，相差两岁三，相貌几乎一样，胖乎乎的，脸黑黑的，眉毛尤其黑，越发显得眼睛明亮，特别大，挺俊秀的，有时跟着他出来爆米花，帮他拉风箱，扯着嗓子喊“响了”。响的时候，自己也不躲开，站在一边看。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混熟了，也跟着一起奔跑打闹。几年后，他们的母亲改嫁到邻村，他俩也常到孟家那儿去。老孟有时也去那个村爆米花，一脸安详地摇动炉子，噙着嗓子大声叫“响了”，依然在夜深人散后，收拾炉灶，拉着板车，静静地回家。听说后来他大儿子就子承父业，一个人各处去爆米花，到了找对象谈婚事的时候就出外打工了。于是老孟重操旧业，还是那一套家什和物件，一直没变过。每逢在熙攘都市里看到一袋袋米花，嗅着甜丝丝、焦糊糊的香味，就想到老孟那一脸的安详，想起两个小孩黑亮的眼眸，想起我们排队时的那份焦急等待，想起许多人的成长与嬗变。

■粤梅 摄影

京杭运河沿途水位高差较大，沿岸分布着众多的船闸，尤其山东段更是高差悬殊，十里左右建闸，以确保稳定的水位，保障航船正常运行，因而也称为“闸河”。我的家乡坐落在山东运河加河起始段南岸，村境内有一座有名的船闸——彭口闸。明万历年间，随着加河的开凿成功，京杭运河从夏镇改道一路向东，经过韩庄、台儿庄，到邳州接上旧渠。从此，运河避开了黄河的袭扰，南四湖最后一个形成的湖泊——微山湖应运而生。微山湖上游北岸，有修永闸河，即滕州境内的玉花河南段，收纳玉花等山泉水入运河。南岸有座双减闸，用以宣泄运河异常涨水进入微山湖。冬季清淤疏通河道，在彭口、西湾、修永闸三处修筑堤坝，将水引入闸内，注入微山湖。运河的开通，促进了沿岸迅速发展，也带动了彭口一带的经济。同时，彭口段的薛沙河（十字河）携沙量大，加之每年从运河上游来的砂石淤积，常堵塞航道，还会引起堤防溃决泛滥，造成两岸人民生命与财产损失，明清政府每年都要征发大量民夫挑沙疏浚。为防治薛河上游沙患，明清时期，彭口段先后修建了彭口三洞减水闸、彭口闸、种口双孔减水闸、拦水坝等水利工程。一小段运河如此密集的河道闸坝，在运河史上实属罕见。明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修建的“彭口三洞闸”（减水闸），位于今彭口运河南堤，具有泄洪和排涝的作用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，山东巡抚李树德请开彭口新河。先是有人以为，彭口一带有昭阳、微山、西湖，喷沙积淤三洞桥内，屡开屡塞，阻滞粮艘，应挑新河，避喷沙，以疏运道。在旧彭口，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改挑于此。当年，向北移，为新彭口泄薛河洪水入湖。对岸有三洞桥，“明万历年修，已废”。另开引渠一道，名十字河，遇山水骤发，则直冲引渠，沙淤于此。因河口斜冲引渠，左（西）岸沙冈易倾卸、淤高，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于口门两岸加厢草工，使水流取直，浮沙入渠，余水屈曲入微山湖。有人以为通湖亦宜取直，使水沙直入湖中，彭口上下可免岁挑。但河沙入湖，恐淤积，抬高湖底，蓄水减少，妨碍济运，且每年挑淤所费亦不多，故不取直入湖通路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因彭口喷沙为害，总河齐苏勒认为，可在彭口南岸开运河三里如月河，借旧河淤沙，运河可免淤阻。工部驳其议，认为三里正河淤沙有限，而数十处喷沙无穷，一二年即淤满。如从齐济议，则费用大，此议遂罢。有人认为二支并行，可以轮替行船，疏浚也可进行。当年，齐苏勒改种家渡南之旧彭口于十字河，而彭口沙壅积如故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薛沙河筑坝（今薛城区石坝村）遏水于种口南行后，该闸减泄水量减少，并在彭口三洞闸上建桥，名三洞桥，接通纤道。村中间大道，明清时期是由留城通往滕县来往商旅必经之道。后因开凿运河阻断通行，为方便往来出行形成渡口，即种家渡口。到清初顺治年间，渡口形成运河漕运线上的一个小码头，随着运河的繁忙兴盛，种家渡这个码头快速发展。运河两岸灯火万家，官舫贾船，穿梭不绝，一片繁华商业景象。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在种口村境内种家渡口南首（旧彭河口）处建闸，称“彭口闸”，金门宽二丈四尺，高一丈九尺二寸。建闸后，又倒灌至夏镇以上，彭口、夏镇之间清淤挑工较前增多。彭口闸段，因河道裹挟泥沙较多，闸板长期受到沙石冲击，闸门易损，需经常维护或更换。地方官员在金丝楠木闸板外，包上一层厚厚的铜皮，铜门被沙石冲刷得十分光亮，阳光之下金光夺目，周边百姓又称为“铜门闸”，成为一道亮丽的奇观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52年），改挑新彭口山河一道，上自余家桥，由孟家庄后取直，仍出旧口门入运河，长五百丈，同时又堵闭旧山河下段。伏秋大汛，新河山水挟沙而至，水去沙停成浅，每年冬季挑挖。乾隆中后期以后，河工费用激增，河官贪污河帑成风，因此河工被称为“国帑之大漏卮”“官场之利藪”。据称，两河岁修用银每年约六七百万，而“实用不过十之一二”，绝大多数河帑被上至河督、下至兵夫等人“瓜剖而豆分之”。“除各厅浮销之外，则供给院道，应酬戚友，馈送京员过客，降至丞簿千把总，胥吏兵丁，凡有职于河工者，皆取给焉”，甚至百两工用银，“经层层侵剥，仅有二十余两为买料给工费”。有学者证实，清代河务方面的支出，仅有10%用于真正的治水，约90%都被相关利益集团所贪污瓜分。清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再建“种口双孔减水闸”，位于今种口村南、老运河南堤，建减泄彭口山水（今薛沙河）汛期异涨之水入微山湖，引渠长266丈。光绪五年（1880年），在彭口闸运河左侧开一月河，光道绕沙山而过，“其水弯曲，抱堤如月”。月河在原河道左侧，一直向东西方开挖，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状的短河湾。主运道的船只繁忙时，可暂时到这个弯形的河道里避让，顺利列出河道后继续前行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为避彭口闸段薛河的淤积，开挖了通惠新河，自夏镇水火庙（昭阳孔桥）向南，穿南庄，折而东，至鄯山入加河，长38里。宣统三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，铁路运输取代了运河。自明代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运河开通，到宣统三年清朝结束，彭口段陆续形成了12座沙山，挑积的淤沙已无处堆置。这些沙山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依稀可见，蔚为壮观。如今，被誉为济宁“一溜十八口”之一的种口，两岸遗迹犹存，有彭口闸、沙山、禹王庙、大王庙和种家渡遗址。遥想当年，运河彭口段舟楫穿梭，彭口闸一带商贾云集，运河两岸建设了不少多层楼房。现在的彭口闸遗址，已成运河经济盛衰枯荣的历史缩影，也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游览景观。

风物

运河奇观：彭口闸与沙山

种衍洋